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三 宋杜大珪編

鮮于諫議侁行狀

秦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

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早有詔中外臣寮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為黥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為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

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
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已下皆日課吏卒供薪
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
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
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為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措置
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
乞妙選賢德以為官僚陛下清躬少有寢食不順朝夕
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覃

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簽
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
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
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
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
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閔
守宰以求治謹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固國復選舉以
澄源申武備以警武備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

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為三司使又奏為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為翰林學士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

政乃不敢言王荊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為
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
可槩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
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闕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
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堅
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
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无功未幾慶州兵
叛關中震擾也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

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无事蜀人遂安公以劔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劔南者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為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事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遂罷瑜

而以公為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為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

懲永懿之弊又言劔門關葭萌塞使臣兼知縣事類多
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為定制其
他深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不可悉數十餘
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
也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
奉使九年閭為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
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
傷民下不廢親為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

陞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
避害公移檄諸郡具為科條所以拯救之時甚備議者
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
衍兗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濶夏
秋霖潦猶能為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
為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
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
相通和詔復合為一路升公為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名

還賜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
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
為朝散大夫方在謫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宜
懲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
寧盡保其往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為自全計卒
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同御史臺公之在
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
宮三人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

於是拜溫公為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為京東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鹽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公事之刻薄者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為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高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為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

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
勲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
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
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左諫議大夫既拜命即
日辨邪正之說為獻其言君子小人尤為消長之理甚
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為艱宜許六
曹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
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

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為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為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西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通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

有頗失隨即箴規故貞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相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呈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息

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
俞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
待制五月辛未終于州享年六十有九累勲柱國賜爵
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足者惟以不得歸
老陽翟別著易說為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
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
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少加損益為政以經術自
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驚

於功利喪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
進少年之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風氣知無不言
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
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勲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為
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
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
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
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

為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九誦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

儉婉嫗治家有法封某郡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
卒頡河南府偃師縣尉群鳳州司法叅軍綽假承務郎
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
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
張球孫男一人松孫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
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潁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
之原前期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白於知

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李中丞常行狀

秦觀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系出唐宗室郇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書封莒國公少時仕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故今為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強記為文章

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粲然屬寓深遠皇祐中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孫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監連水軍轉般倉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韓公獻肅薦為三司檢法官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曾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祕閣校理編校史館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公事是時

王荊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公上疏力抵其罪以為始建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興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為無嫌則天下同以大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荊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士三人者叅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頒焉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

可雋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
執國古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為激切至十餘
上不己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
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州州故多盜
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黥盜察
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
止之故曰此由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
巡捕及門擒閱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藏

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決河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史館蘇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于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

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夫又遷朝散大夫
哲宗上即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大
夫俄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應詔一曰崇
廉恥二曰存貢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賊貪五曰謹疑
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
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役折衷為書上之以為法無新
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己可久者確論也又曰貧富
俱出貲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庶乎

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直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以河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而或者以謂非悠久之策謂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欲自蘇村口截為堤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遣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之又請分經義詩賦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為

兩塗以究省官之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於是因時乘間導迎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及陝府閬鄉縣暴卒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勲至上護軍爵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意意而遇事強毅不可苟合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其為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雋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

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
庵之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山中如故每得異書
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早
卒事其嫂張敬甚拊其子秉彝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
入多少以賙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
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初娶狄氏襄陽遵度主簿
之女早卒贈某縣君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厯間以文
章名再娶魏氏光祿琰之女亦早卒贈遂寧郡君又娶

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攄揚州江都尉
早卒曰遙曰遠曰迨皆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長壽縣主
簿孫端次適郊社齋郎任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
閩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遂
以某年月日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
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其出處終
始之大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四 宋杜大珪編

杜御史莘老行狀

查籥

公諱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實從宗文子復還蜀居眉之青神自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舉明經為僖宗諫官禮生詳詳生晏景福中第進士官至侍御史公於御史八世孫也曾祖澤民考輔世皆潛光不仕而儒業謹

禮世為鄉黨所敬考以公累贈右奉議郎妣師氏贈恭人公幼穎秀不好弄未冠知力學時黨禁嚴天下學者一本臨川凡蘇氏文什碑削札無遺公獨藏弃誦習不變一時名勝多器重之宕渠守石翼以師禮延致乃自眉徙居恭之江津中紹興十年進士及第以道遠為親憂免赴朝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學官隸業者隨其材分皆有得乃合而言曰學廩不繼居亡以久願輸家餘為之緡二千二百有奇公乃市田六百畝且簿正

舊入食益饒自遠至者甚衆繼遭內外艱執喪有聞二
十五年秦檜死魏良臣叅大政天子厲精收還威柄召
用四方人材公方授珍州學官慨然曰茲非吾時乎遂
疏天下利病上之良臣大悅薦于上為禮兵部主管架
閣文字明年七月彗見東方上避正朝減秩膳詔群下
極言闕失公奏封章以為彗蓋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為
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
以修人事思患預防無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展盡

無所諱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命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公為首於是進秩一階制有言尤鯁亮切中事情之語遷勅令所刪定官修書以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精審有疑則反覆奏請必惟其當同列皆服其盡心二十八年改京秩主太常寺簿兼籍田司尋除博士千畝皆上腴而歲取甚寡耕者行賕以爭射吏每於歲首步頃田視賕之薄厚為予奪疆畝所接皆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公曰是無盈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於四境

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旁近民感悅
至今賴之時敵謀叛盟邊備未敕公因論對言狀且曰
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公叙感遇上
曰卿意親朕知卿忠赤皇太后升遐國朝典秩自南渡
後多有司記省至恤章又諱不錄園陵事嚴每有疑議
院吏皆拱手公行古議從容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遽
召公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事所不載
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

是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今天子為建王為皇太子公討論在奉常二年所值皆大典禮無一不當其物者遷祕書丞面謝又論江淮守備上曰卿有言必及此憂國深矣權吏部員外郎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間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遠客寒窘無所訴公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在職三月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

用卿矣敵使至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且索大臣書辭慢甚上知其寒盟赫然決策親征公奏疏開廣上心其要謂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敵欺天背盟政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

虜情雖巨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
既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須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
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讐服莫敢有異心今親征
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
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留聖慮皆施行朝命郡縣籍民為
兵為守望相助之計淮南獨選丁壯欲湮其手面從大
軍役使民駭而逃公言敵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
兵民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淮民乃定上嘗問

蜀事公奏曰茶馬司舊用右選擇州兵護馬而東未始
乏事比歲三衙自遣御前軍取之二歲一往返用四千
四百人皆精甲方事之遽疲禁兵於道路誠可惜上曰
卿為國計周悉乃爾甚愜朕意近諭宰相如卿與虞允
文唐文若馬騏才皆可用公頓首謝誓展竭以報國敵
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
敵恐誤國事敵造舟海濱積全齋之甲其謀不淺宜命
海道諸將募死士為禁刼之計上從公言召師中奪其

兵遣李保趣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李
寶戰膠西竟以火攻勝上出內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
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
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
和舞人百其勇敢數道入寇淮楚蜀諸軍迎戰皆報捷
公奏曰兵有重輕有奇正彼分道先入者皆牽制之兵
諸將貪小利不相為援則重兵所向難支矣昔夏竦謂
元昊犯邊豈能四路俱來必擇一道併兵而入請詔四

路凡有警互相檄報分兵策應援昭陵從之西賊始困
政今日事也上即令都堂以此徧諭諸將蜀軍克秦州
方事進討公慮乏軍食奏曰按籍蜀常平義倉為石者
六十有二萬乞權令漕臣覈實聽緩急移運有旨劄付
四川計臣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公曰今親
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遇郡縣上曰此行中
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
自省約公官中都久知公論之所予奪其為姦蠹者皆

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
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被異
眷極言無隱取衆所素指目者悉擊去之帶御器利劉
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為姦利一日見公輒及朝政
語狂悖公具疏聞上即罷斥監嘉州稅淮南轉運副使
王秬素結宦寺居官簠簋不飭大吏率觀望不能按公
因其擾民且妄言請兵劾罷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
受命使虜已而辭行公再彈奏謫居筠州幸璽王繼先

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
非貴游徹民屋以廣第舍僭擬禁廷別業外帑殆徧畿
甸雖秦氏顓政無顧忌率相結納數十年間未有敢搖
之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寶歸吳興為避賊計公上疏數
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
乃爾公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
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於
是羈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

取良家子為奴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貨
貨悉拘籍以千萬計天下稱快焉虜兵臨江中外惴恐
無固志內侍張去偽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
都人異之口語騰沸公彈治上疑其未審公執奏不已
竟罷去為御馬院致其仕以所髡西兵隸殿前司乃曰
吾責塞矣遂請補外初公入臺有貴戚侵奪民田州縣
弗能正民懷牒自掾杙其手以訴臺吏皆却立目語公
送棘寺驗治卒直之陳俊卿自副端為兵部貳卿求去

甚力公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况多事之際如俊卿輩今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為然其抑强扶弱愛惜善類皆此類也十一月除直顯謨閣知遂寧軍府事給事中金安節封還制書改除司農少卿時邊遽日至公勉就職頃之虜酋斃公遂力請竟拜前授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必曰杜御史也公為郡崇教化謹科斂待官屬以禮御胥吏以嚴聽斷

明審人不敢欺未朞月政成父老羣至諸司借留提點
刑獄何騏宣諭使王之望皆奏公課績為諸郡最上受
內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
切而事該殆無一語虛設未幾寢疾以隆興二年六月
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累遷至承議
郎賜五品服上閔閱應遷朝奉郎命下不及拜提點刑
獄何逢原轉運判官李燾列公治狀乞以所遷官致仕
俾其孤霑延賞上特許焉娶黃氏集賢校理庭堅之孫

正字相之女先公卒累贈恭人四男長士廉右迪功郎
次開早卒次士遜將仕郎次士遠三女長適進士黃思
訓次適進士劉元恕季未嫁而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
公事親孝處窮約能竭力致養奉議公性峻閨門威如
公左右順承無幾微失其意弟四人皆公訓勉為善士
扶持經紀俾克厥家與人交胷懷豁然無畦畛然不可
干以非義所厚善皆天下知名士後進可教者慰藉誘
掖無勸色鄉里老儒以恩科入仕身死家四壁立十數

喪暴露原野公出金錢率里人共葬之遇人急難輒盡力不念其報好學雖老不厭俸祿悉以買書所畜幾萬卷為文根極理要必於有用有文集二十卷集論語解一十卷顯仁禮儀三卷藏于家將以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江津之南江究山之原士廉哀遺藁叙歷官歲月來請譔次事狀篇執書泣曰公立朝大節章章無愧論諫在簡策清議在天下不待文字而傳然篇束髮時寓居江州從公學問凡三年外家眉山人與公

母黨師氏有連君子交奉議公相得歡甚齋待罪三館
公官奉常未幾來丞祕書步趨相踵欣愉戚憂相同至
慮事剖疑出一肺肝知公平生言行為詳則屬筆傳信
其可以固陋辭方逆亮蓄力造謀偃然以大一統自任
聲勢虛喝聞聽風靡而議者徂久安習秦氏故態相顧
望不出一語公自下士來首發其端四五載間每奏對
不論他事太上簡其忠注措始整暇及虜大入公益契
合朝引裾幕伏擊姦聲震輦轂太上聽從如流聖德日

新雖戰士沫血危急存亡之秋而主聖臣直人心悅天
意回顯相陰助渠魁授首土疆既失而復社稷幾危而
安其誰之功也宮之奇懦于諫而晉璧入汲黯守節死
義而淮謀寢觀古人成敗明驗則知正君定國名和消
變其機在此不在彼遠覽之士所以計度而深嘉之國
朝任臺諫之法遠出前代臺諫亦最號得人其極摯不
誣如此篇既狀公行事大槩且推明功用所至併以告
太史氏云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陳瞻燧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五 宋杜大珪編

張忠獻公浚行狀

朱熹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臯之後
自九臯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常生
克勤勤生縉縉生紀紀生璘仕僖宗時為國子祭酒從
幸蜀因居成都壽百二十歲子庭堅以唐蔭為符寶郎
沂公文矩符寶之子也沂公沒夫人楊氏携三子徙綿

竹依外家遂為綿竹人長子即冀公紘也冀公慷慨有大志慶歷初魯公周詢程公戡以公慶歷禦戎策三十篇上有旨下國子監詳定名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優長授將作監主簿終管幹都進奏院年踰六十即致其仕子雍公某字君悅中元豐二年進士第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篇奏為天下第一比閤試乃報罷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詞傑出寘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為非

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授宣德郎簽判西川惇於是奏罷賢良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已以聽得士為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為先務遂復置焉至是惇惡雍公詞直又廢之而立詞科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為佞諛者以佞詞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

此也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
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生四歲而雍公沒甫冠
預計偕入上庠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以
歸奉板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
公為區處細大各有條理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
下士曹秩滿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
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
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

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
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改秩至京師調恭州司錄以歸
會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臬薦公同胡寅召審察除太
常簿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
鼎虞部員外郎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
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
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
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闢延入公

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逆臣張邦昌窺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尋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惡諫議大夫宋齊愈加之罪至論晉斬公知齊愈

死非其罪既入臺首論網罷之大畧謂網雖負才氣有
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
位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劫
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
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軍伍致師行無
紀士卒散逸為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公重論奏乞追
捕散逸為變者上為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
國法至維揚即勸上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

修德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
泛及為治之方輒至日昃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
近習內侍戚里以為正天下之本在此遷侍御史賜五
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効忠時車駕久駐維揚人物繁
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模上下缺望公奏乞朝廷早措置
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親恢遠圖
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副軍民之望又論御營使司官
屬猥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

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
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咈黃潛善等
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已
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
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
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一留當專任用
公頻首泣謝不敢言去念敵騎必至而廟堂晏然殊不
為備率同列力為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

公嘗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叅贊軍事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兵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二年二月八日也已而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留節制焉知府事湯東野三月八日遽告聞有赦至

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也袖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第令登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正彥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所存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倡率忠義舉師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孀母在遠身無嗣繼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

野及提刑趙哲至喻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密其事夜召哲以防江為名盡召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計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人自中途還公遣問之廼云傳等救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喻諸軍俊立諸公所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傳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公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

起兵問罪俊大喜且拜是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
兵來會時頤浩節制建康光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
復遣人齎蠟丸從間道往十一日再以書促頤浩光世
報所處分次序十三日復督頤浩光世速選精銳來會
平江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
解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見公
于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
自杭州來詭稱睿聖面令促諸軍公使徧諭俊世忠及

至鎮江喻光世及部曲等衆皆號慟十九日頤浩光世報
軍行二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令光世奏以兵歸行在
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據糧道候大軍至二十四日頤浩
以兵至公迓且勉之握手噉噉頤浩亦曰事不諧不過
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傳檄内外二十八日張
俊光世繼行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復辟手詔而傳等
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平世忠當前俊次之光
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諭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卻世

忠親揮刃突前曰今日不為官家面上帶幾箭者斬之衆爭奮賊黨苗翊等大敗傳正彥相繼逃遁是夕皇帝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翌旦公與頤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罪泣上再三慰勞獨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恐頓首謝上屬意欲倚公為相公辭晚進不敢當傳正彥既敗走與死黨有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

達王世修等伏法建康市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闕一有滋蔓為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麾下請公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靳賽等率兵降遂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頤浩等遽罷公樞筦及聞公就事還上歎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辭上撫勞再四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以賜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

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蠱臣公素念國家艱危
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虜
或先入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
公充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親筆詔書賜之行有
日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
女真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
又乘亂剽掠為亂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罪狀非一至
是聞二兇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陞對恃其衆盛

悖傲無禮多所邀求且乞貸傳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
奏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群兇布在列郡以
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敦
蘇峻之患臣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啓行有
日乃心跼蹐若不盡言乞申典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
公於是退居私室與其心腹數人者密謀夜召子羽及
選密院謹飭吏胥與夫家人等不許聲張若無其事明
日公赴都堂召瓊議事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

公數瓊罪瓊愕貽命縛瓊送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
門親以旨撫勞瓊衆頓刃應諾瓊論死兵分隸神武軍
自靖康後紀綱不正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
傅正彥乘輿反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
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浩
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叅議軍事遂西
行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
議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任陝

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
呂頤浩扈駕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與秦川首尾相
應朝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頤浩遂
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窺見漢中實
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
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効庶幾奉承聖意之
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為西行
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

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始公未至敵已陷鄜
延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敵驍將婁宿孛董於九月二
十九日引大兵渡渭河犯永興知軍郭琰遁去虜兵四
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纔旬
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來之期以繫天下心至
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而尤以搜攬豪傑為先務一時
氣義拳勇之士爭集麾下吳玠及其弟璘素負才畧求
見公願自試公與語奇之時玠方修武郎璘尚副尉公

獎予不次擢用命玠為統制璘領帳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謀報虜將寇東南公即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已北歸乃還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為定都大計虜大酋粘罕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敵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衆時聞兀朮猶在淮西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

即謀為牽制之舉始公陞辭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
取至是上亦以敵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
分道由同州廊延以擣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
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敵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
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粘罕等會而
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
錡身率將士先薄敵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
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

舍公斬哲以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司獨親兵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敵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凡十餘萬公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悅焉乃命吳玠聚涇原兵據高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城鳳

三州以固蜀口敵見備禦已定輕兵至輒敗不敢近公
上疏待罪上手書報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敵紹興
改元五月敵帥烏魯却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
擊之敵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逗遛山谷人馬死亡
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大酋謂曰吾自入
中國來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
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
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

原吳玠及其弟璘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首領
及甲兵以萬計兀術僅以身免亟自髡髻鬚狼狽遁
歸得其麾蓋等自敵入中國其敗衄未嘗如此也二年
上謂公未至西方時敵已陸梁踐蹂關陝乃引師而歸
勢誠不敵而保護衝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衆兵至十
五萬勤勞備至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公在
關陝凡三年以所集之軍當方張之勢蚤夜勤勞親加
訓輯其規模經畫皆為遠大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為上

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畧諸將歸心任趙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敵不敢近而西北遺民間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里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

之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為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為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虜大酋撒離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為清野之計分兵據險前後撓之敵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遯大軍躡之人馬死傷滿道所喪亡

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論秦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
呂頤浩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
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之語勝非陰肆謗毀詔公赴
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
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丙發潭兵赴湖
北丙怯懦不能遣幾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
勘丙憾至是遂率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
秦州舊驛秦川館為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

士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幾即用便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秘館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蜀夔峽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公若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一欲尚留宣司當為開陳如請公不顧也而丙反謂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上愕然即詔宣押奏事公竟移疾

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虜既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內指撻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既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

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為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戍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定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闕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材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揚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既至闔門

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繇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恟懼上思公前日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叅政趙鼎亦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弭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紓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謀嘉猷佇公入告金書疾置絡繹於道公即日行中塗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

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敵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覲玉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復除知樞密院事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淮陽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遇于中塗公問以敵事及大酋問答良臣繪謂敵有長平之衆且喻良臣等當以連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為敵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更往軍

前恐我之虛實反為敵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
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
氣十倍公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
書兀朮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敵謀報公得罪遠貶
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
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
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
戰期愈回一日而敵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

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
二月十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
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
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
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為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
用心貸以萬死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
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召大臣講明故事仍

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廟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繫天下人心不可以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都堂相與仰嘆聖德自是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叶謀以為為治之要必以正本澄原為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習尤諄切致意馬上還

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親喻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為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為暴前

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
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
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
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將未必
諭此意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
許焉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楊公遣為間探者安撫
使席益傳致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
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餒死矣

不若旦降即赦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
潭州於是賊寨首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
嘗殺招安猶自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
以兵勢其黨大恐相繼約日來降丁壯五六萬老弱不
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
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上手書賜公曰覽奏知湖寇已
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寬心腹憂顧奏到之
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辭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

勢連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
奏追岳飛進軍屯荆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
而下時重湖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爽父老
歎息以為變殘賊呻吟之區為和氣也公既兩發儲嗣
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傳喜不自勝以為當
以師傅為先遂薦起居郎朱震秘閣修撰范仲淹可充訓
導之選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為憂每有見輒入奏公自
岳鄂轉淮西東會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偽境

震動上念公久勞于外遣中書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
紫光祿大夫十月十一日至行在上勞問曰卿暑行甚
勞然湖湘群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
公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待効愚計上親
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
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
己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
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小

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
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
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
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
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用心則
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
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

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公以所聞見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立國之本用兵

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郡縣之利病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公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不敢寧處於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啓行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穀黽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岐捷輕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

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議者多以
前後空闕虜出他道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
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為可
安乎既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
為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維揚
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
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佐俊命岳飛屯襄陽以窺中
原形勢既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度傳以示

至意公於諸將中尤稱韓世忠忠勇岳飛之沉鷺可倚
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偽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
擊敗之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倍公以東南形勢
莫重建康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
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
安肆外則不足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奏請車駕以秋
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公又以渡江徧撫淮上諸
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人感悅七月有旨促公入覲

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偽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有俘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平江公又請先往江上諜報叛賊劉豫及其妹猗挾虜來寇公奏虜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既行而邊遽不一大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不恟懼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

以為不然以書戒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
盡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
擊無退保時楊沂中為張俊軍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
梁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
有差跌某不敢私諸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為寇
者實劉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入寇已渡淮
涉南壽春逼合肥公調度既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
書日上劉光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偽敵服

於河南諸州十百為群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敵騎趙鼎及簽書樞密折彥質惑之移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軍速下又擬條畫項目乞上親書付公大畧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公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今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有一退

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書報公曰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畧審料敵情條理明甚俾朕釋然無復憂顧非卿識慮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將人人長怯務為退避自全之計雖公建策之忠始終不二然握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主上見機之明不惑群議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亦始為

固守計既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楊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涌星夜疾馳采石遣諭光世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來采石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猷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是月十日沂中大破猷於藕塘降殺無遺猷僅以身免麟拔柵遁走虜獲甚衆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又遣內侍賜公端石硯

筆墨刀劒犀角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曰却
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乞去方公未至
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
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
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虜叛
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
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
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有

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

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滿除郎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回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與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降詔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七年正月上以公去冬却敵之功制除特進問安使何蘇歸報徽宗

與寧德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時公總領中外之政會車駕巡幸又值國恤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怛上下感動人情賴公以安每對必深

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厲精刻
已務自節損戒飭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事無
巨細必以咨公賜諸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
字自公與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
多一時之望百執事奔走効職不敢自營人號為小元
祐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世握兵數萬
無復紀律沉酣酒色不卹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宜
賜罷斥以警將率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

公命叅謀軍事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嘗自往勞之人情初無他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興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公歸聞之獨以為不然而瓊等亦與德有舊怨與其下八人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此軍自聞王德為帥往往懷疑而酈瓊遂陰有異志唱搖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

行欲渡淮歸劉豫社不肯渡詈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
遂引咎力求去位上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
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
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出檜謂公必薦已就閣子與公
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文字檜始錯愕而出後反謂
鼎上召公而丞相遲留至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交諫
類此公本以檜靖康時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
與共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既同朝始

覺其顧望包藏故臨行因上問及之以九月五日公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王縉奏乞留公即日補外都官郎中趙令矜繼上疏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交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八年二月抵永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永公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叅

政孫近大畧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蹈
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遲發而大況我至讎深隙迺
欲修好而喜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
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
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某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
公深思密以啓沃又聞故人李光自洪州召入政府復
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已又具劄子以奏二月以大
需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公復具

劄子曰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
陛下勉強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為則其權在我且順
天下之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為則
其權在敵且拂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復將有莫大之憂
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罹
實害智者所不為也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
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
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

計敵人與我讎讐之深設心措置果欲存吾之國乎抑
願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偕和以怠我之
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
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敵上策還梓宮復母
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篤好以怠我師遲遲數年
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
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
禮失約爽信近在暮年中原之地將何所付如梁武之

立北魏王顥者尚庶幾於前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四月公念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望聖慈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時敵甲變盟復取河南公奏曰臣切念自群下決回鑾之議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

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復士氣尚可
作人心尚可回顧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
据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勲可
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
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
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
人感悅和氣薰然訟事清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十一
年三月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關陝

奇之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
識諸將莫及而一時輩流疾其才能出已右百計沮遏
公既平湖寇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
以王彥軍且擢為騎帥至是錡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
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矣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浚可
謂知人檜遣郎官蓋諒來諷公使附其議當即引公為
樞密使公答檜書歷言和不可成敵不可縱且面為諒
言諒歸檜怒而公亦力請祠奉親矣十一月除檢校少

傳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免奉朝請十二年太母鑾
輅來歸制封公和國公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
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為時已太平日為浮文侈靡愚弄
天下獨忌公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
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
湖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
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
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灾異數見

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猝檜大怒時公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

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
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
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之於石家傳人誦
焉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
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
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每使至北北主必問公安在方和議初定時國書中有
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憚公復用也至是秦檜寵位

既極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剪除海內賢士大夫然後肆其所為尤憚公為正論宗主使已不得安欲亟加害命臺臣王泯徐嘉輩有劾語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文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奏請令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即擢知潭州汪名錫者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衿遣為湖南提舉俾共圖公又使江南轉運判官張常先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以為未足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

備極慘毒拷掠無全膚令自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
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
病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
庶政先勒檜子熺致仕盡斥群兇公迹稍安而太夫人
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公已在苦塊
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
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消鑠
政事無綱邊備蕩弛幸其一旦殞斃則當汲汲惟新之

圖而未見所以慰人望者且聞頑元亮篡立勢已驕豪
必將妄舉可為寒心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
為嫌五月具劄子曰臣疎遠不復與聞朝廷幾事而伏
自私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
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
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
心益離忠臣列將淪亡殆盡內患外憂相仍而起陛下
將何以為策方祖宗盛時與敵通好惟力敵勢均而國

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安而不知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据其堂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慮敵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敵可信蕩然莫為

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
在苦塊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為上終言之乃復奏
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
盖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
之嚴凝生物之基也若夫一時之和亦聖賢生利天下
之權爾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周太王避狄矣而未幾
謀以卻狄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勾踐事吳矣坐薪
嘗膽竟以破吳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洪

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平以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
養虎而自遺患漢王從之卒成大業唐太宗初定天下
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
其酋海內始安茲非以和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則
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
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
者考其君臣所為名實不孚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
謬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維翰所

陳殆為空言始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勢已去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為天下嗤笑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

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
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
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含忍一死其亡無
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而已上付三省宰執沈該万俟卨
湯思退等見之大恐以為虜初未有釁歲時通問不啻
如膠漆而公所奏迺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臺
諫湯鵬舉凌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
方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太夫人既葬十

日而謫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即日就道服闋有
旨落職以本官奉祠自庚辰秋冬朝廷頗聞敵有異志
公卿大夫士下至軍民無不內懷岌岌日願公還相位
表疏不絕三十一年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未
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
潭州時敵騎跳梁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
之人奔迸南來沿江百姓荷檐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
府兼行宮留守金書疾上敦促甚遽長沙在遠傳聞不

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塗過池陽聞亮被殺然
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
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公以為從天而下驩呼增氣敵
謀報惴恐一二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
公至建康奏乞車駕早來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
具不半月而辦風采隱然軍民恃以安上至建康公迎
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而悲公
久處瘴癘形容之瘠也車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

四公頓首謝上更生肉骨之賜且曰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保全無此身矣上為之慘然曰檜為人既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秦檜二十年間所以譖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上主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詞和氣平無淹滯之歎而溫乎忠愛之誠為之感動對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公求去者公念舊臣他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尤以已之去就為安危不忍捨而遠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敵騎雖去人

情未安朝廷賴公屹然增重時敵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鎮江都統張子蓋提兵在淮上欲前救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即為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敵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庖人廝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激奏令海州上功當有深革其弊使可為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擁

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謬偽重寘典憲公德威素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總兵權當軍政二十年廢弛之後問疾痛卹勞苦撫孤遺禁剋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厲慨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奏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忍戰苦方為可仗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糧或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心既歸敵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

困擾之後當收以為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
淮北義兵尤為忠勁困於敵毒亦已甚矣讎虜欲報之
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
不能成事自強敵恣為殘虐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
所歸臣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為羣別致生事謂可因
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
壯年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
面以御弩効用為名各給文帖書寫鄉貫居住之處及

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為一甲十甲為一
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
泊詔皆從公請公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
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保今議為必守之計復恥
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
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勲業於是兩
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強勇可用公親訓撫之又奏差
陳敏為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公擢於困廢中感激

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
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公謂敵長於騎我長於
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
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
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
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
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
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今上即

位公首奏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之事據今所營以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太息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煩夙夜祇懼未知攸濟公為元老被上皇禮遇之久群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陲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遙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繫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上皇之心事陛下惟一

其志有殞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四即引見上
見公改容體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
賜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
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
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故必須兢兢
業業朝夕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
不當人心自歸強敵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
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為法自

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
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讎恥之大感痛形於辭色因
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
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進封魏國公公謂新政以
人才為急人才以剛正為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
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于上且乞以閒
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庶幾啓沃之間有所廣
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為宣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

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備勸講論思上遂召大寶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州采石城上下公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堡豈不示虜削弱失兩淮之心墮將士之氣或有緩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上以公言為然而浩已為叅政力主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輒不以為是時公以張子蓋可任陳鎮淮上圖山東而子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

過海州之賞公方招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不肯
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
浩專欲為懷安計公治舟楫於東海所圖甚遠而浩輒
散遣凡公所為動皆乖異黨與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
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勞問不絕且乞上親諭上賜
手書拊存備至而子蓋卒不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
望浩遣其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
事公論奏曰竊惟國家自渡江已來兵勢單弱賴陝西

及東北之人不忘本家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臣為御營
叅贊軍事目所親見後之人良將精兵往往皆當時歸
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欲絕
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
意必盡失其心上見之感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
聚兩路監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恃其口
辯欲為浩游說公折以大義正志乃媿恐不敢言將行
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叅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叅政

得君毋蹈覆轍浩聞之竦然時浩已遣使使金報登寶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復而遽聞遣使懼天下解體願毋遣浩竟遣之然敵計已行亦竟責舊禮不納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拭赴行在公附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勤中原之心自太上時已為此謀蓋江南形勢實在於此舍而不為未見其策又奏近聞吳璘之兵在德順曾未幾月與敵大戰不可不

為之深思也使此敵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番漢聚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視不問貽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今兩淮之師虎視淮壖用觀其變而遣舟師自海道搖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敵使有左顧右眄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牽制之勢將士亦當賈勇自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為功謂德順既棄則非徒璘無能為亦因

撓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曰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為然時敵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公以大兵屯盱眙濠廬敵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宣撫司虛為大言欲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詐不當為之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權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

然為邊塞重鎮時敵將富察特默及為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積糧修城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若破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我之意累遣親信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公具以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既至復申前說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令叅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

往臨之公渡江聞李顯忠至靈壁而蕭琦中悔以衆來拒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人降殺殆盡邵宏淵亦進圍虹縣顯忠會之徒穆周仁窮蹙率其衆降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趨淮陽慮顯忠輕敵深進則親率官屬前駐盱眙幾便近得以指呼顯忠追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戶頭項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敵偽元帥者遣二萬餘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

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已疲矣偽帥令於陣前打話謂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既戰敵兵卻明日復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忠等率兵入病敵衆進攻復殺傷而退居數日得諜者報敵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敵亦不能追也時敵名帥猛將降執系道

精甲利兵破亡不啻三倍是後不復能為靈壁虹縣之屯矣初將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洶動傳敵且至官屬中有懷檄以歸者亦有請公亟南轅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痍拯疾病錄死事旌有功人情皆悅凡數日上下始知敵初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拭留盱眙數月俾將士悉歸憇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拊勞公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為本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

上手書報曰卿屢待罪欲罰自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
朕委任卿未嘗少變卿不可以此介懷正賴卿經畫他
人豈能副朕有旨降特進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
大夫素主和議者乘間抵巇非議百出上又賜手書曰
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
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任此
事切不可先啓和之言又荐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
都統制統制官以下乞以次行罰公留真揚大救兩淮

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兵家計修滁州闔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廬州大抵虜人來攻泗州則糧道回遠城中兵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大破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拭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衆大安上復召拭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叶謀同志以

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應影從事克有濟
臣以孤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顧深
惟有司精選天下巖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臣老且病
望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毋令出處狼狽
取笑天下後世上覽奏謂拭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
不許朕待魏公有加終不為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
有請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
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公

都督之號敵都元帥僕散忠義與紇石列志寧並貽書
三省密院欲索四郡及歲幣等時湯思退為右相思退
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報敵並
借職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
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執則令仲賢等許之無傷栻至
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遂鼠
伏拱手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賢見遂謬
稱敵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冬必入寇

公知仲賢為敵所脅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已敕備借使虜來當力破之况探報日至敵之屯河南者不萬計議得無為敵游說耶時拭復被旨令入奏公命拭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皇懼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叩頭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鑄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懼益大倡和議建議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即奏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合豈可蒙恥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

廟堂之上豈容狂妄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並列於朝伏乞早降指揮上賜手書曰卿忠誠為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俟卿到面盡曲折卿宜速來繼遣內侍甘澤賜公手書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茲議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詢之士大夫多以為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為秦檜所擠瀕死者屢賴上皇保全覆護以有餘生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

不敢愛身力為陛下敷陳不識陛下終能主張之否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專委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敵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敵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材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為左僕射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

公與語又時召拭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公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馮時行任蓋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拒莫冲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撫師江淮每申前

說至是復力言於上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械繫迫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栻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事當歸一矣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面奏又至漏舍思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朔旦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

洪遵叩頭力爭上怒聲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
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
亦深怒此寇無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
思退等懼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通行公奏胡昉等能
不為敵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
與讎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奏宜
榜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無禮使各奮
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庶幾諸軍知曲在彼且知和議

不成激昂增氣上令都督以此旨降勝兩淮荆襄川陝數
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秦
力主和議且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而後從事
上親批其後降付三省曰敵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
敵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
人啓御封是日適公當啓啓畢即轉示思退思退大駭藏
去先是上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上
前語屢屈因說曰和議不成敵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

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批語乃陽為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傾陷之計蹤跡詭秘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所能為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遇王之望等還見之望力主和議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盛毀守備一無以恃者

又陰以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稱敵盛疆為畏怯語而檄
專主其議百計毀公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
事不避難遍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為勞勩思退等以其
效力尤多尤惡之使檣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而
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
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皆為修城造
舟除器招軍用上出公奏思退檣議屈於是始謀更造
他事機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等有勞軍士安之俄

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東訪問知狀
奏留深而穡指公為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與之謀上
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公都督則公自當引去
穡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上奏乞罷督府詔
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䟽抵公愈力左
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
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徧諭
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

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政之章已八上矣
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二日制除公少師保
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公
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公以連年疲勞
比得退休已覺衰繭孟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
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兩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
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
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能歸葬先人墓

右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為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二十六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晡時命子拭等坐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太保拭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岳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沒五年上追思公忠烈慨然感動詔有司加贈太師賜謚太常采公議以忠獻來上詔可之公自幼即有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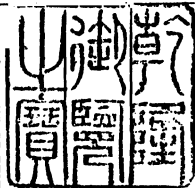
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
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
介之賤亦曲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系
擄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
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為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為保
守江南之計強敵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為大變公獨
毅然以敵未滅為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土宇鎮

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日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後知人類之所以異於邊陲中國之所以異於萬物者而得其秉彝之正有君臣父子之道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勝言哉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為二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
蓋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
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為十揔之為
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
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闡開變化
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每訓諸子及
門人學以禮為本禮以教為先公初娶楊國夫人樂氏
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先公五年薨葬衡山與公同兆

異穴子男二人長拭右承務郎直秘閣次拘右承奉郎
公有紹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記共十
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
公忠貫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鄰於生稟奧學妙於心通
勲存王室澤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
編錄可盡謹掇其大畧以備獻于君父下之史官傳之
無窮且將以求立言之君子述焉乾道五年秋八月庚
子左迪功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謹狀

右張忠獻公行狀其全文僅四萬言工程急迫未能
全刊故稍刪節然凡公之大勲勞大論議大忠大節
不敢少遺焉觀者幸察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五